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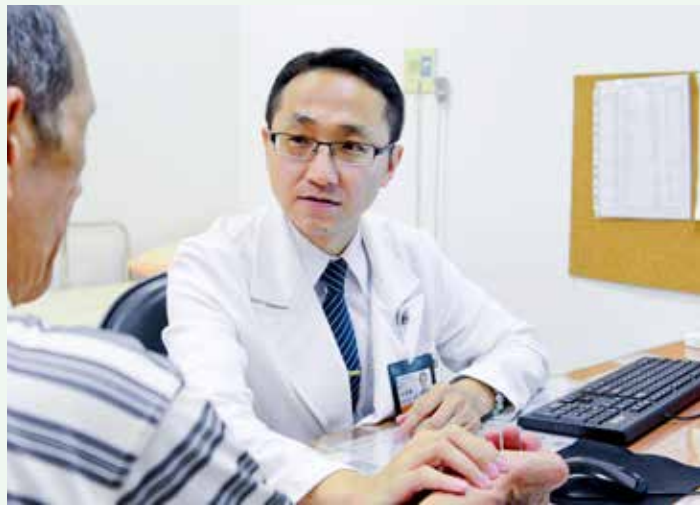
中醫研究並精進

文／呂秉勳 臺北慈濟醫院中醫部第三年住院醫師 攝影／范宇宏

由於父母是慈濟志工，從小到大，就看著他們總是穿著藍天白雲制服從事各種志工勤務，慈善訪視、環保站回收等等，無形中從他們身上學到了惜福、感恩及對生命的尊重。大學畢業時，我放棄當時炙手可熱、可以賺大錢的半導體產業，進入化學研究所，並在就學期間參與抗癌藥物與抗糖尿病藥物的研發；考上清華大學博士班後，遇 SARS 與 H5N1 禽流感爆發，我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團隊研發治療藥物；於學業結束後進入生物科技公司擔任副研究員，專門研發抗 C 型肝炎的藥物。

一路走來，拔病救苦的初衷始終沒變，甚至更為堅定，但總覺得內心有個聲音在呼喚著我；我希望離開實驗室，希望能第一線接觸病人，發現苦難，專研藥性，隨病授藥。抱持這分熱誠，我半工半讀，利用下班與周末時間苦讀，順利考取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，成為第一屆學生。在慈濟大學的五年期間，除了忙碌又充實的醫學教育，還有慈誠爸爸、懿德媽媽的照顧，也讓我感受人文的溫暖。

畢業後我選擇到臺北慈濟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練，同時接受尿毒症權威——腎臟內科郭克林醫師的研究指導，主題



是幫助尿毒搔癢症病人減輕痛苦。慢性腎臟病病人容易因尿毒搔癢症導致皮膚搔癢、長爛瘡，目前學界對此提出「免疫假說」與「中樞鴉片受體失衡假說」兩種假說，由於致病機轉尚未明朗，治療方式也因此多元，並無最有效的治療方法。如果以滿分十分計算，蚊子叮咬的癢算兩分，尿毒搔癢症的癢就是九至十分了，這種搔癢感經常讓人搔抓至皮破血流，無助的不只是患者，家屬同樣不勝其苦。

這一點我很能感同身受，因為家裡三歲的兒子患有異位性皮膚炎，常常半夜三點搔抓不止，這種同理的心情讓我更能視病如親如己，期望自己有能力減緩尿毒搔癢患者的不適。於是我勤讀中西

醫學文獻，臨床膚慰病人的同時，也在郭醫師的指導下深入探討個案情形，以西醫假說為根基，使用中醫原理治療。考量患者因為腦部抑制癢的能力下降，我先用針灸予以治療，再讓患者口服科學中藥並浸泡藥浴，以抑制發炎清除毒素，最後，輔以中藥藥膏止癢、修復皮損。在這種多管齊下的方式治療下，已有數名案例大幅改善，成效令我甚感欣慰。

「苦難的人走不出來，有福的人走進去」，在臺北慈濟醫院，我看到諸多良醫典範，也在趙有誠院長、徐榮源副院長、喬麗華主祕的鼓勵下參與各種營隊，前往偏鄉關懷與義診，但我仍感覺到自我的不足，想要更了解上人的法，追隨上人的腳步，因而參與慈誠培訓，

進一步聞法，聽到、看到更多慈濟世界的人文典範。過往我總覺得人生苦、眾生苦，想要逃避放下，但聽了上人的法後，茅塞頓開，我的心靈因此有了依歸，不再迷惘，我體悟到逃避無法超脫，進而轉念，期待盡一己之力、發揮良能拔除病苦。我相信，只要這一念心不改變，就會有正確的方向，引領我行人間菩薩道，也會因此有付出的力量及克服困難的勇氣。

感恩上人開創慈濟宗門人間路，讓我有幸能加入這個大家庭。「做就對了」，未來，我將賡續結合中醫、藥物與化學的專長，期許能研發出新藥及醫材，幫助更多的人；我也會永懷熱忱，期許自我善用研究思維，為現代化中醫盡分心力，守護生命，守護健康，守護愛。🌱

